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95
2 November 1978

CHINESE

第二〇九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

星期四下午四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恩东先生

(加蓬)

成员国：

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科威特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罗隆·安纳亚先生
 巴顿先生
 陈楚先生
 胡林斯基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耶洛内克先生
 贾帕尔先生
 比沙拉先生
 弗雷纳先生
 哈里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扬先生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 (a)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第435(1978)号决议第7段的规定提出的报告(S/12903)
- (b)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12906)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二〇九二和第二〇九四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在请孟加拉国、贝宁、布隆迪、埃及、加纳、圭亚那、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和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胡克先生（孟加拉国）、洪加武先生（贝宁）、西姆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博登先生（加纳）、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胡森先生（索马里）和科尼女士（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古巴、莫桑比克和南斯拉夫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规定和安理会暂订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罗亚·科里先生（古巴）、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按照第二〇九二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代表团在安理会席位就坐。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科尼女士（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席位就坐。

主席：按照第二〇九二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席位就坐。

应主席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常驻观察员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席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你荣任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谨致以我国代表团热烈的祝贺，希望在你主持下，安理会能够采取有效的行动来解决久悬未解的非洲问题。

主席先生，如你所知，安理会目前应非洲集团的要求，开会审议南非继续违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纳米比亚作出的各项决定的问题。南非这次公然违抗联合国是故技重演，并不新鲜。自从一九六六年大会中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重申联合国对该领土的合法责任以来，南非就一直采取公然违抗的态度。然而南非拒绝从纳米比亚撤离，它还在装模作样，好象它的委任统治还有效似的。它还继续把它的种族歧视法律和政策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身上。

南非最近这次抗违行为特别令人反感，因为这是一种出卖行径。它原先拿出充分的理由，让安理会相信它会履行第 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这项决议要求在纳米比亚进行联合国监察和监督的自由选举。南非明白促使安理会五个西方成员国认为当时存在着好机会，可以进行联合国监察的选举。为此，这五个成员国紧锣密鼓，在外交上作出努力。事实上，由于它们这番努力，安理会才通过了第 435

(印度)

(1978)号决议，核可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监察选举的计划。

此后，这五个西方国家在外长一级上又作了进一步外交上的努力。但是无奇不有，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南非坚持决定进行自己的选举而不由联合国去监察或监督。南非作出这个决定不但使西方五个国家的判断，而事实上也使联合国的判断蒙受耻辱，它单方面的选举将被认为是无效的。这个选举的目的已明明白白写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纳米比亚南非行政长官的声明上面。他的声明规定要选出由五十个成员组成的大会去草拟导致独立的宪法。这就赤裸裸地表示，这些选举象南罗得西亚那样，将在纳米比亚导致少数人单方面宣布的独立。

S/12900号文件载有本年十月十六日南非新总理给五个西方国家外长的新外交政策书，读这份文件是发人深思的。博塔先生的声明既使对一个自以为文明的政治野蛮人来说，都是极为特殊的。博塔先生除了一次提到说南非和联合国正为纳米比亚问题发生争执以外，没有在任何地方提过联合国。博塔先生所关心的显然是为十二月选举当选人领导下的独立纳米比亚争取国际的承认。这些选举是无效的，而且也受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其他几个政党的抵制，但是这对博塔先生和他的政府显然不产生任何结果而他们对此也毫不在意。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不可能与南非或其纳米比亚的行政长官协商进行联合国监察和监督的选举方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南非决定搞它自己的选举，要促成假独立，派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前往纳米比亚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在现在是否应该派秘书长的代表前往纳米比亚，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十二月选举将造成的新的纳米比亚非法状态下能否进行联合国监察和监督的自由选举。除非南非放弃它单方面的选举而表示愿意合作以执行安理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否则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肯定的。

如果秘书长代表现在不前往纳米比亚，这将一无所失。至少我们有把握说，秘书长的代表不会因为南非的失信而受到谴责。秘书长不是任何人的替罪羔羊，为了

(印度)

本组织的利益，应该随时保全秘书长的作用和他的职责。此外，联合国负有对纳米比亚的法律责任。换句话说，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共同负责纳米比亚的前途，而我愿补充指出，安全理事会如果事先不能确知它和大会的意见是一致的，就不能自作主张。

我国代表团认为，以目前的局势，需要制定一项决议，在其执行部分中要求南非取消其十二月的选举而提供合作执行安理会的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这项决议也应该警告南非说，除非它向安理会在两个星期以内表示有合作的诚意，否则安理会将不得不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着手采取适当的行动。

为此目的，我们不妨开始拟定一些紧急计划，来执行和监督足以迫使南非遵行安理会决定的强制性制裁。我国代表团非常赞赏安理会五个西方国家领先采取的外交行动。它们实在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如果它们没有取得什么成果，那不是由于缺乏努力或意志。而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蔑视联合国的权力，拒不放手纳米比亚这块国际领土。西方五个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使用根据《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一切可行办法。任何其他的行动可能导致对安全理事会的诚意和动机产生怀疑。

事实上，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选择只有施以制裁，不管是在十二月选举之前或在单方宣布纳米比亚独立之后。无论如何我们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南非。我国代表团将按照我提到的方针，同具有一样想法的成员国一起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我愿补充提出，我们知道最好不要等到纳米比亚的少数集团单边宣布独立后再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的制裁。南罗得西亚的经验应该足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或许我们大家从那次不愉快的经验得到了不同的教训。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就位发言。

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我谢谢安全理事会，在非殖民化最尖锐和迫切的问题之一，即纳米比亚解放问题发展到现阶段的时候，让我能够提出南斯拉夫代表团的看法。主席先生，我祝你顺利完成你的职务。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很了解纳米比亚的问题，重点在于这块领土被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人民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自由和独立的非洲国家，主要的是一些边界国家，不断受到南非的侵犯。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断造成威胁。我们也了解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责任以及世界组织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所担负的职责。不结盟国家也估计了纳米比亚的局势，并于最近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明确的立场。

目前我们在纳米比亚和有关的纳米比亚的问题上面临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虽然反映了南非一贯的老政策，但却具有向我们大家直接挑战而势必采取明确立场的一些新的因素。国际社会体现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一致意见保证了，根据五个西方国家的计划，以民主和合法的方式将政权和平转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将由联合国发挥主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的，这是一项积极的发展。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所取得的这项重大成就以及坚定不移的国际声援，为纳米比亚达成独立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在拟定和采行这项计划的过程中，尽管纳米比亚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西南非民组表明了，在防止进一步流血和缓和南部非洲地区紧张状态的崇高工作上，它是一个建设性的力量，为促成和平解决南部非洲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创造了可能性。事实上，西南非民组和第一线的几个国家都为创造和平解决的条件，作出了大量的让步。

尽管如此，我们目前取得了什么成绩？人们合理地期待着打开经由国际谈判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前景，从而对解决南部非洲的其他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南非却动用镇压手段来对付西南非民组和纳米比亚人民，采用单边措施破坏联合

(南斯拉夫)

国计划的实质价值，并阻挠这项计划的执行。南非决定在其保护和镇压下举行选举，这显然是明目张胆，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采取令人不能接受的步骤进一步恶化纳米比亚地区的局势。南非政权拿所谓的内部解决来对付联合国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要破坏体现在西南非民组的纳米比亚解决力量，这是毫无疑问的。南非经常利用谈判来筹划所谓的内部解决，这是毫无疑问的。显然的，南非耍这些花招，其主要目标是要破坏纳米比亚真正的独立。南非政权用这种办法，不但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计划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傲慢地施加新的条件，接受这些条件就等于将南非的占领合法化，而通过建立图尔恩哈勒集团的傀儡政策来继续维持纳米比亚的殖民地位。

我们从古代和近代史彻底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与奴才势力结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解决。世界上所有这种企图在过去都失败了，将来也会失败，正如历史证明阻挡非殖民化的进程和阻挠民族解决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南非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这个种族主义政权一心要维持它在南部非洲的统治作用，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联合国应强烈反对这一点。即便以暗示的方式接受南非强加的任何种类的“内部”解决办法都等于是赞同非法占领的制度。联合国应该阻止南非的这些企图，这是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途径。不能满足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望是不能有持久的解决办法的，持久的解决只能通过同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建立对话才能达成。

南非再一次证明了它冥顽不化和固执地蔑视联合国决定的态度。在许多方面，纳米比亚问题的目前情况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考验，我甚至认为这是“关键时刻”特别对那些带头制定了安全理事会通过作为有助于和平解决的那项计划的国家。

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只有坚持坚决的立场才能阻止南非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努力；因为如果我们显出懦弱无为，以后就会自食恶果，等于鼓励南非强化对纳米比亚的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控制，而加深了非洲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

(南斯拉夫)

性。所有真正的民族解放势力已经排斥了南非施展的花招，我们更应该坚持立场。否则我们就太粗心大意，成了促成局势恶化的帮凶。我们只有采取直接行动来反对局势恶化的煽动者才能不沦为帮凶。面对着南非的行动我们不能保持消极和冷漠。

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抵制南非施展的花招，它企图阻挠联合国和平解决计划的执行而持续其非法统治纳米比亚。这就是说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应该重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责任和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它所应发挥的重大作用。

我们应该强烈谴责南非继续非法统治纳米比亚和举行非法选举，宣布一切单边措施是无效的，强调众所周知的安全理事会计划是和平解决的唯一基础。

我们应当在道义、政治和物质上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这种支援实际上是符合联合国的实质目标的。

我们应该作为紧急事项也支持和支援第一线国家，支助它们抵制侵略和克服因其特殊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困难。

在谋求有助于纳米比亚解放的途径方面我们应当同非统组织充分合作，特别是第一线国家。

首先我们应该谋求最适当的方法和途径，阻止南非强加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迫使它遵行联合国的各项决定。毫无疑问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制裁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采取安全理事会所能安排的一切必要的措施，施加一切实际有效的压力来反对南非。《联合国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为我们提供了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和法律基础；而国际社会一再表明的心愿为采取具体和有效行动反对南非的持续侵略提供了最广泛的基础。

我们非常忧虑这种发展。纳米比亚的问题不是区域，也不单纯是土地的问题，由于它的实质问题，由于它是南部非洲综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纳米比亚问题是企图在南部非洲维持殖民主义和歧视政策的战略的一部分，我们了解并深信

(南斯拉夫)

这一点，因此我们深感忧虑。种族主义者几乎每天都侵犯邻国，这一点也可以作为旁证；他们企图阻止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的真正独立又是一项明证。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行为和对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援助是试图在非洲这块经济丰饶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继续维持统治的计划的实质部分。

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首先，如果我们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采取行动，其次如果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即西南非民组在寻求解决的谈判上作为主要和唯一的一方参加；第三，如果所有有关各方继续本着深切的责任心，坚持它们的行动谋求和平合理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认为和平解决仍然是可能的。

南斯拉夫准备支持根据联合国决议和不结盟国家会议为促进和平解决所提出的建议而进行的一切行动。同时，南斯拉夫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因为这不但是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而斗争的问题，这也是在非洲这块危机四伏的地区为争取和平与稳定而斗争的问题。正如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上所说的，如果非洲的危机不能解决，这将在国际关系上造成新的严重紊乱而打开外国利益争霸、冲突和对抗的新范围。我们不能再坐视种族主义政权蛮横的挑战和狡弄，因为这将危害我们大家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莫桑比克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洛博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前线国家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在纳米比亚局势紧张的时刻承担了这项重要的职务。我深知你个人、加蓬、以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对于纳米比亚问题都极感关切。前线国家希望并且期待安全理事会在你明智的领导下，能够对于南非最近一系列蔑视联合国威信的行为作出明确果决的反应。

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是几星期前安理会举行的那次会议理所当然的后续会议。安理会在那次会议中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决定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选举，以期结束南非的非法占领，使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的独立。

这种发展情况是在进行了将近十八个月的复杂艰巨的谈判以后造成的。前线国家和所有其他非洲国家都对这次谈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们原来以为值得庆幸的这种有希望的发展情况，现在却突然遭受了挫折。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核可了秘书长就实现联合国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目标所提出的报告，并要求秘书长至迟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向安理会报告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为了实现使纳米比亚获得自决与真正独立的原则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愿代表前线国家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与谢意。

这次会议给我们一个坦白评价纳米比亚局势的机会。我们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答秘书长有没有能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个问题。

前线国家在仔细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以后确信，由于南非不肯妥协的态度，秘书长没有能够达成他的任务。

南非这种不肯妥协的态度促使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前往比勒陀利亚，以期说服南非政权，使它通情达理。

(莫桑比克)

即使五个西方国家的本意是好的，它们还是枉费了心机。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西方国家外交部长和南非政权在比勒陀利亚发表的联合公报是一份令人痛心的文件。无疑地五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未能挽回颓局。南非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象它过去十二年来的作为一样，又一次蔑视联合国的威信。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政权执意要在纳米比亚举行所谓的内部选举，企图借以扶植它的傀儡，给予领土以假独立。

前线国家曾经支持并鼓励西方国家就纳米比亚问题所采取的主动，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国家的诚意。我们当时以为西方国家终于愿意对南非运用它们的影响力，使它接受西方国家一向使世人相信它们在自己国家内所奉行的精神价值和民主原则。

现在令我们不安的是，再一次确认五个西方国家仍然是南非十足的老盟友，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南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政权仍然仰仗这些国家来压迫纳米比亚和南非境内的黑人多数；正是这些国家多年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同南非进行勾结，为南非打气使它得以坚持它的政策。

基于这一点，我们原来认为五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访问比勒陀利亚的目的只是为了迫使南非接受并且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非洲国家集团曾经雄辩地指出，这次访问不应该是为了重开谈判或是同南非寻求折衷办法。谈判的阶段已经结束，现在的阶段是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阶段。

虽然南非没有权留驻纳米比亚，但是它在谈判过程中极尽拖延推诿的能事。虽然南非有义务从纳米比亚无条件地彻底撤出，但是它却从谈判中侥幸取得许多让步。

例如沃尔维斯湾问题事实上被搁置起来，而南非任命所谓的行政长官等单方面行动也得到了默认。

此外，南非政权为了造成既成事实，又单方面进行选民登记，有些人居然还说，对南非的违法行为还应进一步地加以宽容。

(莫桑比克)

在谈判期间，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加紧进行镇压与压迫，并且对安哥拉和赞比亚进行侵略，企图除了别的以外，破坏和挫败谈判的进程。

相反地，西南非民组虽然得到国际社会压倒性的支持，却冒着政治风险对谈判提供了值得赞赏的充分的合作。

现在南非又想在纳米比亚进行所谓的内部选举。无疑地，这是南非精心策划的纳米比亚阴谋的高潮。西南非民组怀着诚意进行谈判，而南非却利用谈判来掩饰它对纳米比亚进行的险恶阴谋。比勒陀利亚公报之所以令人忧虑是因为它试图掩饰、试图使人们不去注意执行第 435(1978)号决议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内部选举的问题。这种非法行为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谴责，这种损害联合国威信的行为必须予以制止。无论在任何情况或任何借口下都不能允许南非举行内部选举，使第 435(1978)号决议和整个联合国系统成为笑柄。

只要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内部选举”“选出”的任何人都不愿意冒着丧失权力给他人的危险另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举行一次选举。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南非甚至没有作出保证要举行联合国计划中所规定的自由公正选举，南非仅仅表示它将“尽最大努力认真说服”所谓当选的领导人“考虑经由特别代表和行政长官的斡旋来取得国际承认的方法”。（S/12900，附件二，第 4 段）由于南非一向自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言人的权利，国际社会绝不能听信南非的花言巧语，认为它会违反它一手拼凑的所谓领导人的“意愿”。

南非一方面假装支持纳米比亚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领导人所表达的愿望，一方面又对西方国家外交部长表示，并在最近发表的所谓声明中声称不受当选的领导人意愿的约束，这两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大相矛盾的。尽管一般认为南非会答应在纳米比亚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比勒陀利亚公报第 4 段似乎表示南非将利用秘

(莫桑比克)

书长特别代表的斡旋来使它用内部选举的手法选出的所谓领导人取得国际承认。

在目前的情况下，秘书长特别代表到纳米比亚作任何访问都是没有益处和不明智的。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由于缺乏政治上的突破而使目前的情况很难有所进展。这种政治上的突破不可能在秘书长或其特别代表一级取得，因为他们仅仅负责执行政治上的决定。前线国家看不出，连具有影响力的五个大国——南非的盟国——的外交部长都办不到的事，又如何能够期望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获得成功。

有关西方国家实在不需要阿提萨里先生来试探南非的诚意。它们自己在比勒陀利亚的三天会议期间应当已经搞清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如果这只是一个确定南非的所谓诚意的问题，那么的确就不需要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作专程的访问来确定这一点了。

我们有责任维护秘书长职位的信誉，避免可能损及这个职位的信誉的任何行动。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的西方成员国不应将重担转嫁给秘书长，使他对它们的失败负责。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博塔在比勒陀利亚同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外交部长举行的会议上致所谓开幕词时说得很明白。南非决心重新推出图尔恩哈勒安排，以求在纳米比亚造成既成事实。南非企图迫使联合国不得不在损害西南非民组——比勒陀利亚法西斯主义者的死敌——的利益的情况下同纳米比亚所谓的内部领导人打交道。南非不能容忍西南非民组通过民主选举或任何其他方式在纳米比亚取得政权。

因此，南非想要在所谓的内部选举中促进图尔恩哈勒联盟，以破坏国际上对西南非民组的支持和声援使纳米比亚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十八个月前，五个西方国家开始采取主动时曾经告诉我们，南非同意放弃名誉扫地的非法的图尔恩哈勒计划。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莫桑比克)

联合国不应当因为南非表示愿意不排除在第 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可能性而受到蒙蔽。重要的是南非实际的具体行动，而不是它是否直截了当地说个“不”字，因为南非政权永远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个“不”字的。比勒陀利萨政权将继续使人相信它愿意考虑这种可能性，以便为它的纳米比亚阴谋争取时间。

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前线国家感到惊奇的是，五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比勒陀利亚公报第 2 段中过分强调了就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过渡时期援助团)的组成方面进行协商一点，使南非实际上获得了否决权。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西方国家一向主张过渡时期援助团的组成问题应当由秘书长来决定。我们不认为有任何必要在这份公报中强调同南非进行协商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设法安抚南非呢？

南非再一次违抗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迫使南非遵从国际社会的要求。纳米比亚局势和有关的发展情况明白显示，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前线国家确信，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将会担负起它的责任。目前的问题在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南非违抗这项决议。西南南非民组接受这项决议。因此，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确保它本身的决议得到遵守。安全理事会再也不能在这么明显的问题上闪烁其词了，因为它不但必须采取行动，扭转这种明显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日益恶化的局势，而且必须采取行动——采取果决的行动——使安全理事会的威信不致变成笑柄。

最后，我要代表前线国家重申，我们坚决支持与声援西南南非民组——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我们赞扬西南南非民组英勇战斗的精神，以及它在谈判中所表现的理智与政治家风度。无可置疑地，即使骂西南南非民组骂得最凶的人都不能骂它没有竭尽全力以求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我们尤其希望五个西方国家记住这一点。

(莫桑比克)

前线国家同其他非洲国家一道，决心向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人民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直到他们完全消除殖民统治、新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为止。我们要在他们获得了做人的尊严以后才会认为自己得到了自由。

这些都是我们所重视的原则。为了这些原则，我们愿意作出任何牺牲来支援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唯一的代表——西南非民组。

让我们坚持斗争。

主席：谢谢莫桑比克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当选为这一重要联合国机构的主席。

我国代表团要求在安理会这次会议上发言，是要重申古巴人民和政府与纳米比亚人民团结一致，支援他们在自己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开明领导下，为争取独立和自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西南非民组为争取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而作的努力，就可以看出那些领导解放斗争，反对非法占领他们领土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压迫的人士的态度是坚定而一贯的，但也是有弹性的。事实上，萨姆·努乔马同志一向都努力寻求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以挽救遭受最残酷无情的剥削、杀害、酷刑、监禁和惩罚的人民的宝贵生命。南非种族主义者为了维持其在非洲南端的罪恶政权所犯下的野蛮罪行，只有纳粹的野蛮行径才差可比拟。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声明，“只要是非洲人民，特别是津巴布韦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爱国阵线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支持他们的非洲国家所接受的达成独立的任何和平解决办法，古巴都不反对。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所以到今天还不能达成和平解决，英美的统治者应负最大的责任，他们口口声声说必需要有和平、但是却假意要以不改变史密斯和沃斯特所建立的压迫和反动的结构的方式来达成和平，把他们恶名昭彰的白人少数统治和种族隔离政权强加于人。”

不必是预言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对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达成独立，一直都无所作为。

此外，明显的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同其西方伙伴和支持者的目的不是要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而是拖延时间，以便炮制符合它们的卑鄙的经济、商业和政治利益

(古巴)

的解决办法。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北美和英国的公司，违反安理会和大会关于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禁运的决定，已是公开的秘密。众所周知，这种做法不仅为了保证它们能从受种族隔离压迫的人民榨取大量利润，而且也为了确保帝国主义今后能继续剥削非洲。

如果仍然还有人南非种族主义者和他们在“文明，基督教和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门徒的说法——的伙伴连结在一起的紧密关系存有幻想，蛮横的博塔在比勒陀利亚欢迎他的五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时所发表的所谓声明已足以消除这些幻想了。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呢？博塔先生毕竟认为——从他那狭隘、贪婪和所谓“文明”的观点来看也是很正确——即使没有象玫瑰一样的香味，但事实终究是事实。

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南部非洲的问题是合一而不可分的：维持资本主义及其一切后果。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使南非的权力结构保持不变，并通过服从它们的傀儡政府以种族主义的魔掌来压制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如果有必要，就换一个非洲人的门面，象史密斯想在津巴布韦做的、和博塔先生想于十二月在纳米比亚搞的所谓“内部选举”那样。因此，它们的西方伙伴对终止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就犹豫不决。但由于安理会和大会通过的无数决议，它们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执行这些决议显然不是“西方计划”的一部分。

讲到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问题，和同样重要的南非本身的问题，人们不能忽视了问题的统一性。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五个西方国家不经协商就纳米比亚进行的谈判的无可否认的失败，但人们能否把纳米比亚发生的事态同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局势发展分开？如果分开，那将是重大的错误，虽然那也许是博塔先生的朋友正想做的。相反的，南部非洲的斗争是合一的，正如帝国主义者在南部非洲的政策也是合一的一样，即使实际情况不一样，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将增强南非人民为反对支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洲那一地区建立的剥削制度的种族主义白人少数而进行的斗争。

(古巴)

从西方政府最近施展的花招中，可以找到上述做法的铁证。一方面，它们鼓励在津巴布韦成立一个傀儡政权，公然违反安理会第253(1968年)号和第423(1978年)号决议，允许其发言人访问美国，推销其臭名昭著的货色，争取所谓保守的议员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以其取消国际社会对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所施加的制裁。另一方面，它们又想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支持其正义事业的非洲国家和联合国本身同最近在比勒陀利亚建立的——抛弃前此达成的一切协议并违反安理会第385(1976年)号、第431(1978年)号、第432(1978年)号、和第435(1978年)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的一一四不象的政权交往。

正当这一切外交活动正在进行时——我们必须叙述一下这种欺骗和拖延的曲折过程——伊恩·史密斯那伙种族主义者却继续侵略莫桑比克和赞比亚，而且还是正值史密斯本人访问北美洲的时候，与此同时，南非也直接参加了反革命团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卡辛加的攻击。这些事件都不是偶然的。这是有良好配合的政策的一部分，一方面要打击解放运动和坚决支持它们的那些国家，另一方面又妄图破坏在邻近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出现的进步政权。

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安理会在第二〇八七次会议上通过了第435(1978年)号决议，重申要求南非撤出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协助下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该决议宣告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违反安理会第385(1976年)号、第431(1978年)号和第438(1978年)号决议所采取的有关选举程序，包括单方面登记选民或转移权力的行动都是无效的。

任何人，本组织的任何会员国、和负有特别义务的安理会理事国都没有无视安理会决议的权利和权力。如果西方五国真愿为纳米比亚问题找求和平解决，它们只须撤回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支持，并迫使他们遵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任何为阻止纳米比亚达成独立、并在那里成立傀儡政权而施展的任何花招。必须重新确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

(古巴)

代表的权利，并反对南非为剥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那种地位而导演的选举活动。

同时，国际社会必须重申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要求安理会履行其义务，运用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一切方法，包括第七章所规定的制裁，来迫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遵行安理会的决定。

在我们看来，安理会必须要小心谨慎，不可批准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前往访问纳米比亚。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等于是把联合国秘书长的崇高职位牵连入支持南非图谋的勾当。当然，影响所及，关涉到联合国的威望和道义力量，但更重要的是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顽强战斗的人民的命运，我们不能背弃这些人民，任由象博塔先生那样的国际歹徒对他们为所欲为。

现在已经是把言语变为行动的时候。很多决议都反映理事国支持纳米比亚独立的坚强意愿。现在，到底是以和平方式或其他方式达成独立，就得看安理会行将通过的决定。不管以什么方式，纳米比亚人民定将获得自由，定将把南非占领者、驱逐出他们的国家。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自由战士，在他们为争取纳米比亚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而进行英勇战斗中，将永远得到古巴革命的支持。在联合国，我们对尊重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和平解决办法，将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对所有在非洲高举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种族隔离和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或压迫的人，我们也将继续给予兄弟般的支援。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的美言。

我了解许多代表团都想在安理会再次开会以前继续进行非正式协商。因此，如果安理会理事国同意，我愿提议安理会的下一次会议在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举行，继续讨论纳米比亚局势。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散会